



楊天帥  
gyeung@hkej.com

■原來要研究黑夜中出沒的螢火蟲，比研究蝴蝶還難三倍。



■Mark為了實現環保夢，毅然放棄事業，一心投入螢火蟲的世界，幸得家人妻子支持。

## 香港唯一螢火蟲復育師 Mark： 為螢火蟲建設自然保護區

去年7月，消失百多年的螢火蟲黃綠螢再現大嶼山。發現牠的，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小伙子Mark。他是全港唯一一個掌握螢火蟲養育技術的人。

據他所說，研究螢火蟲比蝴蝶要難三倍之多。「三倍是指工序與時間。好簡單，蝴蝶什麼時候能看見？早上。螢火蟲呢？」

大浪生態文化村有一所香港螢火蟲館，由Mark一手創立，也是Mark的作息之所。訪問那天，Mark首次帶他的「子女」出城，來到灣仔的法國櫥櫃陳列室 Mobalpa Concept Shop舉行「大自然的星光——鬧市中的螢火蟲展覽會」，與城市人見面。

Mark的專業技術名為「復育」，即把環境修復成適合螢火蟲生活之所。這技術在香港沒得學，Mark在日本學成歸來。箇中故事，有點像《笑傲江湖》的令狐沖習獨孤九劍。

### 睹環保政策與教育盲點

Mark畢業於中文大學。其後，他任職漁護署，目睹本地環保政策的盲點。

「香港什麼都要快，獲批撥款的項目常常要在一兩年內完成。」然而環保不是女工車衣，一年起兩年止又如何會有成效？「就算有較長期的項目，過幾年『阿頭』又會走，下任思維方式又不盡相同。」

離開漁護署後，他在嘉道理農場從事環境

教育工作，其後自組公司，為學校策劃環保活動，當時他二十五歲。

「好快我就發現，環保是無得教的。同學校做一個program，最長也不過幾個月。然而環保講求身體力行，這需要浸淫多年才有收成。」

無計可施下，他毅然離開香港，前往以成為「世界環保首都」為目標的日本北九州流浪取經。在當地，他遇上了「獨孤求敗」——日本螢火蟲研究會會長中村光男。

「他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伯伯。聽了我的故事，知道我在流浪後，他很受感動，因為他人生中也曾有過類似經歷。」

「獨孤求敗」不僅領Mark參觀螢火蟲館，更不求回報，讓他寄宿在家。在他的指導下，Mark從螢火蟲的門外漢搖身一變成復育師。中村光男更安排Mark代表中國出席國際螢火蟲會議，與韓國、馬來西亞等地專家交流。

「自此我就進入了人生的另一階段，正式成為一個螢火蟲保育者。」

### 為螢火蟲招募三百父母

「我在香港研究螢火蟲，是一種薪火相傳。中村老師把他的知識交給我，就是希望我把他的信念帶到香港以至全世界。」

回港後，Mark認識了本地有名的環保

鬥士周兆祥博士，並在其「樂園」大浪生態文化村成立香港螢火蟲研究協會。研究協會現有約三百名會員，負責照顧螢火蟲的起居飲食。Mark稱會員為螢火蟲的「爸爸媽媽」。

文化村常有學校及團體來訪。此時Mark便負責向來訪者介紹螢火蟲，宣揚環保理念，藉此賺取微薄的收入，維持生活和研究經費。

「中村老師教我，做環境保育是辛苦、困難的，要默默堅持才有將來。」

Mark的目標是建設一個「螢火蟲版」的米埔自然保護區。「限制遊覽人數，讓螢火蟲得有一個棲身之所……」他滔滔不絕地說着。我想，其實對很多人而言，螢火蟲只是某種讓人覺得「嘩！好浪漫呀！」的生物。要是牠們也要一個保護區，那豈非牛又要一個、馬又要一個？綿羊這麼可愛，當然也要……想法有點不切實際。

不過想來，搞螢火蟲，本來就不實際喇。

「幸好太太好支持我，家人好支持我。起初他們覺得我賺不到錢，後來漸漸看到比錢更有價值的一點，就是老公、親人是一個對未來充滿盼望的人！」Mark說着，兩眼發光。

如是我想起一個讀完大學跑到西藏賣香梘的朋友；一個會考30分現在終日窩在家裏寫沒人買的文章的朋友；一個無端去了德國種小麥不打算回港的朋友……

人生還是不實際的好。